

聯合文學

卷五

同路

·新章最終卷·

THE VOICE OF DEATH

尾魚◎著

鬼隱少女踏上超渡怨靈的征途 瑰詭的風鈴響起
撞擊人性最深沉的：瘋狂、罪惡、殘忍、絕望、以及——愛

怨氣撞鈴



卷五

同路

新章最終卷

THE VOICE OF DEATH

尾魚◎著

怨氣撞鈴





怨氣撞鈴【卷五】：同路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(CIP)資料

怨氣撞鈴. 卷四: 黑蝶 / 尾魚作. -- 初版. --

台北市: 聯合文學, 2015.05

368 面; 14.8X21 公分. -- (N; 7)

ISBN 978-986-323-115-8(平裝)

857.7

104006484

版權所有・翻版必究

出版日期 / 2015 年 5 月初版

出版日期 / 2015 年 5 月 13 日 初版二刷第一次

定價 / 250 元

copyright © 2015 by Wei Yu

Published by Unitas Publishing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

Printed in Taiwan

原著書名:《怨氣撞鈴》,由北京晉江原創網絡科技有限公司授權出版

ISBN 978-986-323-115-8 (平裝)

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裝幀錯誤,請寄回調換

作 者 / 尾 魚

發 行 人 / 張寶琴

總 編 輯 / 李進文

主 編 / 陳惠珍

封 面 設 計 / Bear

資 深 美 編 / 戴榮芝

校 對 / 尾 魚 陳惠珍

業務部總經理 / 李文吉

行 銷 企 劃 / 李嘉嘉

財 務 部 / 趙玉瑩 韋秀英

人 事 行 政 組 / 李懷璧

版 權 管 理 / 陳惠珍

法 律 顧 問 / 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、蔣大中律師

出 版 者 /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

地 址 / 110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 178 號 10 樓

電 話 / (02) 2766-6759 轉 5107

傳 真 / (02) 2756-7914

郵 撥 帳 號 / 17623526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

登 記 證 /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6109 號

網 址 / <http://unitas.udngroup.com.tw>

E — m a i l : unitas@udngroup.com.tw

印 刷 廠 / 鴻霖印刷傳媒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總 經 銷 /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

地 址 / 234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 235 巷 6 弄 6 號 2 樓

電 話 / (02) 2917-8022

黑蝶 5

藏北 84

藏北·番外 185

復生 193

解鈴 254

同路 310

蜂反(新章) 324

岳家夫妻的那點小事(番外) 353

繫鈴·岳峰篇(外一章) 356

卷五

同路

新章最終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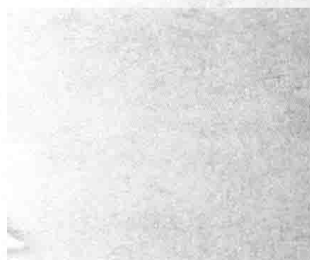
THE VOICE OF DEATH

尾魚◎著

怨氣撞鈴



目次



黑蝶 5

藏北 84

藏北·番外 185

復生 193

解鈴 254

同路 310

蜂反(新章) 324

岳家夫妻的那點小事(番外) 353

繫鈴·岳峰篇(外一章) 356

黑蝶



雙姨恍恍惚惚的，季棠棠緊張地跟她交代事情，說到一半才發現她眼神不聚焦，趕緊抓住她的肩膀重重搖了幾下。

清醒過來的雙姨眼中流露恐怖的神色，她死死地攥住季棠棠的胳膊，哀求她：「小夏，別走吧，我已經害死姐姐了，如果再害死妳，我哪裡還有臉面活下去，死了也沒臉去見姐姐啊。」

如果是平時，季棠棠或許還有心情慢慢勸慰她，但是現在岳峰生死未卜，裡頭的人又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突然追上來，季棠棠是一分一毫的險都不想冒——她心一橫，掰開雙姨的胳膊：「我跟妳說的記住沒有？鑰匙收起來，回去裝著什麼事都沒發生過，進洞後我就沒跟妳講過話，外婆不會疑心到妳身上的。」

雙姨瑟縮地看著她，對姐姐的這個女兒，心裡是害怕多過了親近，她眼睜睜看著季棠棠在外面吃力地將石門推合，推到一半，在機關的作用力帶動下，石門已經自動往內合了，就在行將關合還剩巴掌寬的間隙時，季棠棠忽然把臉湊過來：「姨，千萬聽我的話，我如果沒事，一定會再回來找妳的，到時候接妳跟我一起住啊。」

石門關合，雙姨淚如雨下，她的雙手死死攥緊那枚鑰匙，明知道那頭已經沒人了，還是拚命點頭，嘴裡喃喃地重複著：「知道了，小夏，小心啊，千萬小心……」

季棠棠向著山下瘋跑。夜晚的八萬大山分外沉寂，風聲在耳邊呼呼的，林子裡樹影幢幢，總像是有什麼人在一旁窺伺，下山的路難走，有好幾次她覺得自己將會摔得很狼狽，居然趑趄著又穩住了，也不知跑了多久，終於讓她到了山間村。

早上與岳峰送別的情景還歷歷在目，日頭高起落下，居然她的世界就已經天翻地覆。季棠棠忍著眼淚，悄悄走近石嘉信的房子，試探著去擰房門的把手，擰了兩下沒開，但是屋裡突然傳出石嘉信的聲音：「誰？」

裡頭的燈亮了，季棠棠愣愣地站著，也不想躲。不一會兒，門開了，石嘉信顯然沒料到是她，有點手足無措，季棠棠看著他，問了句：「岳峰呢？」

她其實並不指望他回答，問完話就撞開他進了屋，先去到岳峰住的房間，知道人不在，還是先掀了被子看床上，然後俯下身子看床底下，最後連床頭櫃、小抽屜都抽開看了，好像一個大活人真能藏在那種地方似的。

石嘉信跟進來，沉默著站在門口看她翻騰，季棠棠很快就沒了力氣，她在床上坐下，呆呆看著對面牆上那個鬼爪弄出來的洞，又問了一次：「岳峰呢？」

「秦家的人帶走他了。」

季棠棠捂住嘴巴，眼淚奪眶而出。內心深處，她其實還抱著一絲最微小的僥倖，她覺得溶洞裡的女人那麼說可能是聯合起來在騙她，想讓她死心，盛家和秦家畢竟是死對頭啊，哪有可能說

合作就合作的？

石嘉信的話，真是把她的最後一線希望都給擊破了。

石嘉信過來在她身邊坐下，抽了幾張床頭櫃上的紙巾遞給她：「小夏，妳別哭啊，對不起，這事我真的不知道，我要事先知道，我肯定會提醒岳峰的，事實上我當時也叫了，但是被人給截住……我一直睡不著，所以妳一試門我就知道了……」

季棠棠透過朦朧的淚眼看著石嘉信，這一次，她直覺石嘉信沒撒謊，他的臉上有好幾處蹭破了皮，估計是當時被人摠倒造成的。

「岳峰被帶走有多久了？」

「一天了，早上送妳走，剛下來就被秦家算計了。」

「他好嗎？」

石嘉信不說話。季棠棠害怕起來，她扯著石嘉信的胳膊，帶著哭音求他：「你跟我說實話，我受得住的，我要知道真實情況。」

石嘉信的眼圈不由得就紅了，他吸了吸鼻子：「小夏，妳別太難過，他被帶下來的時候，我看到……他的腿被打壞了，不能走了……」

季棠棠「哦」了一聲，說：「是嗎，腿打壞了。」

她一邊說一邊去抽紙巾，抽了又不擦眼淚，神經質地繼續抽，一邊抽一邊重複著一句話。

——是嗎，腿打壞了。

石嘉信察覺不對勁時，她手上的動作快得簡直可怕，刷刷刷地不斷抽紙巾，胳膊擺動的幅

度很大，嘴裡同時機械地不斷重複，整個人像是一部突然失控的機器，石嘉信嚇得趕緊穩住她的身體：「小夏？小夏？」

不知道是叫到第三還是第四次的時候，她渾身一震，喉嚨裡溢出倒氣似的呻吟，但是眼神漸漸回光了，石嘉信緊張得直冒汗，問她：「小夏，喝水嗎？」

季棠棠搖頭，她也被自己剛剛的反應嚇住了，頓了頓，說：「你不要跟我講岳峰，不要跟我講他了，我不能聽。」

石嘉信起身去倒水。水遞來了，季棠棠也不接，只是茫然地看著他：「我怎麼辦啊？」

她的眼神讓石嘉信如芒在背，他囁嚅了一下，硬著頭皮說：「我也不知道。」

季棠棠看著他，像是沒聽明白似的，石嘉信有點心虛，握著水杯遞也不是不遞也不是，過了會兒，季棠棠低聲說了句：「哦。」

她覺得自己挺可笑，這個時候居然問石嘉信怎麼辦，他對尤思的處境都束手無策，在岳峰的事情上，又怎麼能指望他呢？

還是要靠自己，要冷靜、再冷靜。

她伸手把杯子拿過來，仰頭咕嚕咕嚕喝了個精光，喝完了用手背擦擦嘴，又沉默了。

石嘉信想了想，問：「要不妳先休息休息？」

季棠棠頂了他一句：「在這裡休息？盛錦如醒了怎麼辦？追下來怎麼辦？」

她一邊說一邊起身，兩人的行李包還擱在床頭旁，季棠棠拎過來，將岳峰散落在外的一些衣服塞進去，又在包裡撥弄了一下，問石嘉信：「我的鈴呢？」

「那天岳峰帶妳見妳外婆，好像交給她了。」

季棠棠沉默了一下，說：「也好，我也不稀罕用他們家的東西。」

「他們家」，這詞用得儼然涇渭分明了，石嘉信心中歎氣，正想說什麼，她又問：「秦守業有說什麼嗎？有說讓我去換岳峰嗎？他留聯繫方式了嗎？」

不等石嘉信說話，她又自嘲地回答自己：「既然在盛家的地盤，他也不會囂張到敢留這樣的話，是吧？」

東西收拾好了，拎著就往外走，石嘉信忍不住問她：「妳去哪兒？」

「我先出去，接下來怎麼辦，我路上慢慢想。」

說完了，她看著石嘉信笑：「怎麼了，你想去盛家通風報信讓人抓我是嗎？」

石嘉信趕緊搖頭：「不是的，小夏……」

季棠棠冷笑，笑到後來，眸子裡簡直有殺氣了，她惡狠狠地，像是在對誰宣誓：「我告訴你，石嘉信，我不怕你們的，我不怕你們的！」

說完了狠狠踢內室的門，力度沒控制好，門反彈回來打在她的膝蓋上，她又是一腳踢回去：「他媽的，你也欺負我！」

踢完了轉身就走，還是那句話：「我不怕你們的！」

說到第二次的時候，聲音裡突然有了哭音。

石嘉信難受得要命，也不知為什麼，覺得特別對不起她。

季棠棠挑小路走，過山下村時，村子裡也是靜悄悄的一片。這些人做了壞事，怎麼就能睡得安穩呢？

出了村子，上了來時的機耕道，這路來的時候不覺得遠，一旦得用兩條腿走，就無窮無盡，好像永遠沒個邊，行李包很重，墜得她的胳膊好像下一刻就要脫臼，她就那麼機械地走著，直到身後傳來突突的發動機聲，還有一道前光打過來。

她怔愣地看著停在面前的摩托車。石嘉信說：「小夏，妳上來吧，我送妳一程。」季棠棠不動，還是定定地看著他。

「早上秦家走，是從這條路出去的。小夏，妳靠腳走什麼時候才出得去？要是盛錦如她們察覺了，派人追妳，妳哪還有工夫去救岳峰啊。」

「妳上來吧，妳在車上歇歇，冷靜冷靜，理理思緒，岳峰要是沒死，現在全靠妳了，妳不要跟誰嘔氣，也不要太過消耗自己的體力，妳想想岳峰，現在跟誰嘔氣都不值得的。」

季棠棠終於上了車。

這條路，車不好走，拖拉機也夠嗆，摩托車倒是靈活機動得很。季棠棠坐在後座，抱著石嘉信的腰，臉貼著他寬厚溫暖的後背，眼淚忽然就流下來，說了句：「石嘉信，謝謝。」

石嘉信想說什麼，又有點哽咽，末了吩咐了句：「坐好了。」

不知道是凌晨三點還是四點，黑暗未去，晨曦不明，寂靜的山路上只有摩托車的馬達聲和耳

邊呼呼的風聲，路很顛，疲憊像魔鬼，把人往昏昏沉沉裡拉，有一瞬間，季棠棠差點要睡著了，但是車子一顛，整個人一個激靈，又清醒了。

石嘉信察覺到她的動靜，生怕她睡著了脫手掉下去：「小夏，前兩天下了雨，地爛得很，車輪痕跡也明顯，這幾天沒有別的車進來，輪胎印都是秦家留下的，咱跟著痕跡走，大致能知道他是留在附近還是離開了。」

這番話提醒了季棠棠，她睜大眼睛，藉著前燈的光，死死盯著地上的車轍。

岳峰就是從這條路被帶出去，秦家打壞了他的腿，但是沒有第一時間割斷他的喉嚨，這是不是說明，他們還不急於要岳峰的命？

一定是這樣。她在心裡安慰自己，岳峰如果暫時安全，她的下一步就至關重要，她得把這一步給走好了，絕對不能感情用事。

她要聯繫秦守業，她要跟他對話，但她不能單刀赴會，不能拿自己去換岳峰，秦守業斷了一條腿，恨岳峰尤在自己之上，捨身救岳峰她願意，但結果必須是把岳峰救出來，而不是兩個人都賠進去。

她手裡，必須有牌。

不知道過了多久，漫天的黑幕終於透出一絲絲白來，摩托車也走了好一段的平路，兩邊漸漸有了房子，頂上還有各色的招牌，季棠棠正努力回想這裡是哪兒時，車身一震，停下來了。

石嘉信指給她看：「記得嗎？小夏，換拖拉機之前，我們在這兒吃飯，岳峰的車就停在那間房子的後面，妳當時還在那兒看雞啄米……」

隱約有點印象，到了這裡，總算接觸到盛家以外的人氣，胸口的壓迫感都舒緩了很多，她拎著行李包去屋子後面找岳峰的車。石嘉信把摩托車停好，看到一家餐館，雖然還沒開門，但是裡頭已經有燈光，估計在做準備，索性先過去敲門點些吃的。

眼前是一輛普通的吉普車，不是岳峰的越野車，季棠棠有點懵，但還是用包裡翻出的鑰匙試了一下，居然打開了。她鑽進車廂裡搗騰，把自己的行李箱提出來，探手到最底層的夾層袋裡，掏出一個厚厚的紙包，遲疑了一會兒之後，把裡面的東西倒在車後座上。

大部分是錢，在敦煌時岳峰給她的現金，她用得少，現在還剩下幾萬塊；其餘是她的證件和存摺，原本以為再也用不到了；還有照片，全家福的，以及和葉連成的。

季棠棠翻看過照片之後，依然塞回行李箱裡，帶上錢、存摺和身分證，鎖上車。往前頭走的時候，石嘉信在已經開張的小飯館門口等她，一看到她就對她招手：「小夏，吃點飯吧，給妳點了粥和花捲。」

季棠棠問他：「你有手機嗎？」

石嘉信沒想到她會問這個，伸手摸了摸口袋，然後搖頭：「出來太急了，沒帶。」

季棠棠哦了一聲進屋，店主是個四十來歲的胖子，正在廚房的蒸籠旁邊忙活，季棠棠遞過去一百塊錢：「借你的手機打幾通電話，行嗎？」

在撥想撥的那通電話之前，季棠棠猶豫了一下，還是先撥了岳峰的手機號碼。